

阿瑟·克拉克经典科幻小说

地光

这是一场致命的游戏，它的结果，将决定人类的未来。

阿瑟·克拉克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先知，是用科幻预言未来最成功的小说家。他曾经预言过人体冷冻、大脑记忆备份、全球通讯卫星、地震预防预测等尖端技术。全球卫星的轨道正是因为他而被命名为“克拉克轨道”。

英国科幻小说宗师

阿瑟·克拉克 著

王臻 译

EARTHLIGHT

[Arthur C. Clarke]

地光

英国科幻小说宗师 阿瑟·克拉克 著 王臻 译

阿瑟·克拉克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先知，是用科幻预言未来最成功的小说家。他曾经预言过人体冷冻、大脑记忆备份、全球通讯卫星、地震预防预测等尖端技术。全球卫星的轨道正是因为他而被命名为“克拉克轨道”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光 / (英) 克拉克 (Clarke,A.C.) 著 ; 王臻译 .

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 , 2013.7

ISBN 978-7-5399-5875-0

I . ①地… II . ①克… ②王… III . ①科学幻想小说

-- 英国--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·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10182 号

EARTHLIGHT by Arthur C. Clarke
copyright ©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, 1955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版权 © 2010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 : 10-2012-523 号

书 名 地光

著 者 (英) 阿瑟 · C. 克拉克

译 者 王 臻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王予润 孟汇一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37 千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875-0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01

单轨车从低地的阴影中驶出来，向上爬着坡，速度也降了下来。萨德勒心想，眼下无论如何他们都能赛过日影的速度。夜幕的边际线推进得太缓慢了，一个人就算步行，也能毫不费力地赶上它——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着悬在地平线上的太阳，朝着它，一直走下去，直到走累了停下歇脚为止。接下来，太阳就会不情愿地从视野里滑下去。还要再花上一个多小时，最后一抹耀眼的光芒才会在这座天体的边缘消失，漫长的月球之夜也就开始了。

那一夜萨德勒一直在疾驶着，穿越着两个世纪前先驱者们开拓的这片土地，速度是每小时五百公里，舒舒服服，稳稳当当。乘务员有些无聊，他似乎除了依从指令，一杯杯地做着咖啡，不会做别的事情了。除了他以外，车厢里还有四位来自天文台的天文学家。他上车的时候，他们足够友善地点头打过招呼，然后很

快沉浸在技术问题的讨论之中，从那以后就完全忽略了萨德勒。对这样的冷遇，他感到有一点点受伤，但随即又安慰自己，心想，也许他们把他当成了当地的老居民，而不是第一次来月球执行任务的新客。

车厢里有灯光，窗外暗下来的地面就看不大清楚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几乎全无声息地穿越着这片土地。当然，“暗下来”只是个相对的说法。不错，太阳已经落下，然而距离天顶不远的地方，地球正在迫近，已经露出了四分之一的面积。它还会继续稳步扩大，直到月球的午夜时分，此后的一周时间，它就会变成一轮耀亮的圆盘。如果不加保护就朝它凝望，眼睛会承受不了的。

萨德勒离开座椅向前走去，走过仍在争论的天文学家们，朝车厢前部拉着门帘的隔间走去。他还没有习惯只有正常体重六分之一的失重环境，所以格外小心地在卫生间与控制室之间的狭小走廊里往前挪动着。

现在他看清了。观察窗不如他预想的大，因为有些安全条款是必须遵守的。然而这个地方没有室内光源，他的视觉就不会受到影响，终于，他看清了这片空旷的远古大地，欣赏着它的冷艳和荣耀。

“冷”，的确。他毫无疑问地相信，尽管太阳才落下去几个小时，窗外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二百度。地球上的云层和海洋，远远地洒下了光辉。这光辉有一种特征，加深了这个“冷”字的印象。这是一种带有蓝绿色调的光，散发出极地般的气息，

从中感觉不出丝毫的热量。萨德勒心想，多么自相矛盾啊，因为这光辉的源头恰是一个明亮而温暖的世界。

在飞驰的车厢的前面，依托在支柱上的单轨轨道直指向东方。又是一组矛盾的现象——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。太阳为何不是从西方落下，就像在地球上那样？在天文学上一定有一个简明的解释。然而此刻萨德勒却说不上来。接着他又意识到，这些现象归根到底是出于偶然，如果再重新设计一个新世界，所有的一切很可能就全然不同了。

他们依然在缓缓向上，右边有一处峭壁，遮挡了视线。在左边——嗯，应该是南方，对吧？——破碎的地表倾斜下来，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层次，仿佛在还原数十亿年前的景象：熔岩从熔融的月球核心涌出来，固化以后形成了连续不断的、渐渐减弱的一道道波纹。眼前的景象，能让灵魂也为之一寒。不过地球上也有这样荒凉的地方，亚利桑那州的荒地也同这里一样与世隔绝；珠穆朗玛峰更是恶劣得多，至少此地还没有像绝顶上那样，狂风永不止息，吞噬着一切。

接着萨德勒几乎大叫出声，因为右边的峭壁戛然而止，倒好像是魔鬼用凿子在月面上削了一下。他的视野再不受遮挡了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北方。大自然的艺术天才全无刻意地流露出来，将地貌塑成了一件作品，让人难以相信这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偶然产物。

在那里，耸入天空的是月球亚平宁山脉的一座座山峰；隐藏

在山后的太阳为它们镀上了灿烂的光芒，像火焰一般壮美。突然间迸发出来的耀眼光亮让萨德勒几乎失明；他伸手遮住刺眼的光，缓和了一阵，才能够重新面对窗外的景观。他再次望出去的时候，窗外的面貌已经彻底改观。不多久以前还布满天空的星辰，消失了，他在强光下缩小后的瞳孔再也无法看见它们，即使是耀眼明亮的地球，此刻似乎也只放出微弱的绿色光芒。反射着太阳光的群山，虽然还远在一百公里以外，却已经遮盖住了其他一切光源。

一座座山峰浮在天空，如同火焰筑成的金字塔，壮美而奇幻。它们似乎同地面没有任何联系，就好像地球上落日时分凝聚在太阳上方的云朵。这些山峰的影子有尖锐的轮廓线，于是山坡较低的部分就隐藏在黑暗中了，只能看见火苗般的山顶。还需要几个小时，这些傲岸辉煌的山峰才会向黑暗投降，沉没在月球的夜幕里。

萨德勒身后的门帘分开了，一位同行的乘客走进隔间里，在窗边占了个位置。萨德勒不知道该不该主动攀谈，他依然感到有点自尊受伤，因为遭到了冷遇。然而有人为他化解了这个礼节上的问题。

“从地球上过来看看，还是值得的，是不是啊？”黑暗中，一个声音从他身边传来。

“那是当然。”萨德勒答道，接着，为了显得超然，他又补上一句，“不过我想过段时间也就会习以为常了。”

黑暗中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。

“我可不会这么说。有些事情你永远都不会习以为常的，不管你在这里住多久。你刚来？”

“是的。昨晚在第谷·布雷赫环形山着陆。还没好好看看呢。”

由于无意识的模仿，萨德勒说起话来也用上了简短的句子，就像他的谈话对象一样。他不知道是不是月球上人人都这样说话。也许他们认为那样可以节省空气。

“去天文台工作？”

“算是吧，不过我不是永久雇员。我是会计师，为你们的业务做成本分析。”

这话引起一阵思索。接着，终于有人打破了它：“我太鲁莽了。早该自我介绍的。罗伯特·莫尔顿，光谱分析的负责人。很高兴有人来帮我们打理所得税。”

“我想这个问题马上要提上日程了，”萨德勒冷淡地说道，“我的名字是伯特伦·萨德勒。我是审计局派来的。”

“嗯。你觉得我们在这儿浪费钞票了？”

“那是要由别的人来判定的，我只负责弄清你们怎么花的钱，而不是为什么花的。”

“好吧，有你的好日子过了。这里的每一个人会做出一笔账来，说他的花销比收入多一倍。我倒想知道你怎么才能精确地计算出来。”

萨德勒犹豫了一阵，还是决定不再多作解释。人家已经相信了他编的故事，并没有疑问，如果再作解释，反而会暴露。虽说他也希望通过实践获得提高，然而现在他还不是撒谎的高手。

无论如何，他对莫尔顿说的话是绝对的实情。尽管萨德勒希望自己能说出完整的实情，而不仅仅是百分之五的实情。

“我刚才正琢磨着，咱们要怎么才能穿过那些山呢？”他说着，指着那些火焰般的山峰。“咱们是从上面过，还是从下面？”

“上面，”莫尔顿说，“它们看起来很雄壮，不过实际没那么高大，等你见到莱布尼茨山脉和奥伯瑟山脉就知道了，它们有这些的两倍那么高呢。”

这样的开头，相当不错了，萨德勒心想。低矮的单轨车，跨骑在单轨轨道上，在阴影中钻行，渐渐攀上了一条向上的路径。在他们周围的黑幕之中，依稀可见的峭壁悬崖爆破般地冲向他们，迅急无比，一瞬间又消失在车尾。萨德勒意识到，在其他任何地方多半是不可能如此高速行驶，同时又如此贴近地面的。喷气式客机办不到——在高高的云层之上，它不可能让人如此透彻地感受速度。

如果是在白天，萨德勒就可以看到这项工程界的奇迹——轨道从亚平宁山脉的一座座小山顶上飞越而过。然而黑幕盖住了一座座蛛丝般轻盈的桥梁，以及一条条附在峡谷上的轨道曲线，他看到的只有那些渐渐迫近的山峰——在汪洋般的暗夜环抱之中，

它们悬浮其上，如同中了魔法一般。

接下来，在遥远的东方，一弯烈焰般的弧形从月球的边缘窥望过来。他们一路爬升，已经驶出了阴影，驶入了壮丽的群山，超越了日影退却的轨迹。一片耀亮已经涌进了车厢，萨德勒扭头闪避，同时第一次看清了身边的男子。

莫尔顿博士（又或是莫尔顿教授？），五十出头的年纪，头发却相当乌黑茂密。他的脸属于丑得惊人的类型，能够一下子鼓舞起别人的信心。近在眼前，可以感觉得到，他有幽默感，是个心胸宽博的哲人，现代版的苏格拉底，既足以超然地向每个人提出公允的忠告，又没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傲慢。“金子般的心藏在粗糙的外表下面。”萨德勒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，同时对这句陈词滥调感到一阵肉麻。

两个男人的目光无声地相会，各自在心里品评着对方，他们都知道，未来的公务会让他们再次相遇的。莫尔顿随即微笑起来，脸上泛出的皱纹几乎同周围的地貌一样崎岖嶙峋。

“这一定是你在月球上的第一个黎明，当然，如果这也算黎明的话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的确是日出，可惜，只有十分钟时间我们会穿过白昼，又回到黑夜。然后你还得等两个星期才能再见到太阳。”

“会不会太闷——太厌倦，关十四天禁闭？”萨德勒问。话一出口他又立即觉得自己问得很愚蠢，然而莫尔顿只是轻快地回应着他。

“你会知道的，”他说，“白天或是黑夜，到了地下感觉也差不多。无论如何，你可以随时走出来，只要你高兴。有些人倒是更喜欢夜晚，地球的光让他们觉得浪漫。”

单轨车穿越着群山，此时已到达了轨道曲线的最高点。随着两侧的山峰一一耸出绝顶，又消逝在车窗以外，他们二人陷入了沉默。这时候机车已经从天险中冲突出来，又从比原先陡峭得多的山坡上坠落下去，一路俯瞰着雨海。曾几何时，他们的速度超越了日落，魔幻般地把太阳从黑夜里唤了回来，然而此刻，伴随着他们的降落，太阳再度萎缩，从一弧弯弓变成一条丝线，又从一条丝线变成一个燃烧的亮点，最终不复存在。这场“伪日落”的最后一刻，日光淹没在月球阴影之前的几秒钟，是萨德勒永远不会忘记的魔幻时刻。当时他们正沿着一道山脊行驶，阳光已经退下去，然而单轨车的轨道仅仅高出太阳一米，最后一缕光束依然与它相勾连。他们似乎是在一条毫无依托的光带上飞驰；那单轨倒像是巫师用火焰筑成的一条细丝，而不是人类工程的产物。接下来，夜幕终于降临，幻景结束了。星星重新爬上夜空，而萨德勒的双眼也重新适应着黑暗。

“你还挺幸运的，”莫尔顿说，“我乘这趟车上百次了，可从没见过这个。咱们最好回车厢去——他们马上要供应点心了。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可看的。”

萨德勒心想，这话说得可不太对。太阳走后，火焰般的地球之光如今又回来了，倾泻在宏大的平原上——早年的天文学家将

这块地方不精确地命名为“雨海”。相比于甩在身后的山峦，它不算壮丽，却依然是美好的景观，足以让人屏住呼吸好好欣赏。

“我要再等一会儿，”萨德勒答道，“别忘了，这些对我来说都很新鲜，我一点也不想错过。”

莫尔顿笑了，其中倒也没有不善的意思。“倒还真怪不得你，”他说，“我们有时候对这些东西都习以为常了。”

单轨车此刻向下滑行起来，让人头晕目眩，如果是在地球上，简直等同于自杀。映照着绿光的平原充满了寒意，它向上升起，迎接他们的下降。前面，在地平线以上，有一带低矮的小山，与他们身后的群山相比，它们就像一群侏儒。接着，这一方小小世界的视野再一次对他们封闭。他们回到了“海”平面。

萨德勒跟着莫尔顿穿过门帘，走进车厢，在那里，侍者正在为这个乘客的小集体铺餐盘。

“你们一向只有这么少的乘客吗？”萨德勒问道，“我以为这样在经济上不太划算。”

“那要看你所说的‘经济’是什么意思，”莫尔顿答道，“这里的很多东西列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显得很滑稽。不过开通这趟车成本并不高。设备永远不会老化，不会生锈，没有气候的影响。机车每隔几年才做一次检修。”

显然，这是萨德勒没有考虑过的。他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，其中有些东西也许会很难。

餐点的味道不错，就是吃不出来是什么。就像月球上的许多

东西一样，它们想必也是在大规模的溶液养殖场里培养出来的。这些养殖场占地很广，漫布在月球的赤道地带。肉食按理也应该是人工合成的，也有人可能把它错当成牛肉，不过萨德勒知道，月球上唯一的母牛在喜帕恰斯动物园里，过着珍稀动物一般的奢侈生活。他有一副魔鬼般的记忆力，总是能够不由自主地调出这种没用的信息。

也许是餐点的作用，其他几位天文学家比原先更友善了些，当莫尔顿博士介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表现得很友好，而且有几分钟，还尽力避免自顾自地高谈阔论。然而，很明显，他们对他的使命是怀有警惕的。萨德勒能看得出来，这些人心里都在打着算盘，回顾着各自挪用过的款项，琢磨着一旦遭到质询又该怎样自圆其说。无需怀疑，他知道他们都能编出高度可信的故事，而且如果他真想逮住他们，他们还能用科学的幌子来蒙蔽他。以前他也经历过这些，虽然当时的具体情况同眼前不太一样。

机车进入了旅程的最后阶段，穿越雨海的六百公里路程几乎是一条水平的直线，其间仅仅向东绕行了一小段，为了避开阿基米德大平原周围的小山。萨德勒舒舒服服地坐定了，拿出简报研究了起来。

他摊开组织结构图，铺满了大半张桌子。图表由几种不同的颜色构成，分别对应着天文台里不同的部门，印制得工整清楚。萨德勒带着几分厌恶地看着它。他记得，上古人类曾被定义为“制造工具的动物”，而他认为现代人最好的定义应该是“浪费

纸张的动物”。

在“总监”和“副总监”的标题下，图表一分为三，分别冠以“行政”“技术服务”“天文台”的标题。萨德勒找寻着莫尔顿博士的名字，有了，就在“天文台”的框图里，就列在“首席科学家”的下面，排在“光谱分析”一栏的首位。照名单的排列推想，他应该有六名助手，其中就有莫尔顿方才向他介绍过的哲美森和惠勒。他还发现，单轨车上的另一位乘客并不是什么科学家——在图表上，此人的名字独占一个框图，而且除了总监本人，他无需对任何人负责。萨德勒猜想，这位书记瓦格纳多半是相当有权势的人物，值得好好研究一番。

他研究着图表，已经花去半个小时了，完全沉迷在图上的枝枝杈杈之中，直到后来，有人打开了收音机。轻柔的音乐弥漫在车厢里，萨德勒对此并不反感。凭他的定力，比这更恶劣的干扰也能抵御得了。接着，音乐停了，短暂的停顿后，嘟嘟的报时声响了六次，一个温和的声音说道：“这里是地球，第二频道，星际广播网。刚才最后一响是格林尼治时间二十一时整。下面播报新闻。”

广播信号没有丝毫干扰。一字一句清清楚楚，似乎就是从某座本地电台转播的。不过萨德勒早就留意到，机车顶上安装的天线系统斜插向天空，所以他知道这节目的信号是直播的。他们听到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大约1.5秒之前从地球上发出的，还有许多人还需要好几分钟才能听得到——如果大联邦的飞船在土星以外

收听，则需要几个小时。而来自地球的声音还会向更远的地方传播、扩张、消散，比人类探险所到过的极限还要遥远得多——它会一直向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传播过去，直至最后，湮灭在各星体自身发出的电波里。

“下面播报新闻。来自海牙的消息，外星资源会议已经宣布中止。大联邦的代表团明天即将离开地球，此前总统办公室已就此发布以下声明……”

一切尽在萨德勒预料之中。然而，不管多早之前就已预计到了，但当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，终归会有种心里一沉的感觉。他瞥了一眼同伴们。他们是否意识到此事有多么严重呢？

他们当然意识到了。瓦格纳书记表情严肃地用双手托着下巴；莫尔顿博士朝椅背上一靠，闭上了双眼；哲美森和惠勒专注地盯着桌面，神态阴郁。尽管使命在身，又远离地球，他们却没有因此同人类世界的主流隔绝开来。

广播的语气很冷漠，委婉的外交辞令却掩藏不住抗拒、争辩和威胁，月球之夜的寒气似乎也因此从墙缝里渗漏进来。苦涩的事实，难以面对，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却依然生活在愚人的乐园里。他们会耸耸肩，强颜欢笑说：“别担心——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

萨德勒可不这么认为。他坐在通体闪光的柱形车厢里，向北飞驰着驶过雨海，心里明白，两百年以来人类将第一次面临战争的威胁。

02

如果战争爆发，萨德勒想，那将是情势所迫，而不是苦心孤诣的政策造成的悲剧。的确，棘手的现实导致了地球同她的各个前殖民地发生了冲突，在他看来这一切有时候就好像自然界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。

即使在这趟既不受欢迎也出乎意料的任务之前，萨德勒就对眼前危机背后的现实十分清楚。此前它已经酝酿发展了很久，伴随了一代人，而行星地球的特殊位置则是它的起因。

人类物种诞生的地方，是太阳系内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，这里的矿产丰饶，其他地方无法相比。命运的偶然安排让地球人在科技方面获得了飞跃般的起步。然而当人类到达其他行星后，他们却失望而惊讶地发现，许多最关键的必需品仍然需要依赖故土地球。

地球是所有行星中密度最高的，只有金星与她接近。然而金星没有卫星，而地月系统形成了一个双天体世界，这是其他行星系统所没有的。这个结构是怎样形成的，至今仍然是个谜团，然而已经知道的是，当地球仍然是熔融态的时候，月球与地球间的距离仅仅是现在的一个零头，而月球扰动起液态塑料般的物质，在地球上造成了巨大的潮汐。

这些内部潮汐造成的结果，就是地壳内含有丰富的重金属——远远胜过其他任何行星。别的星球将宝藏深藏在难以触及的核心，用高温高压保护起来，阻挡着人类的掠夺。于是，当人类文明从地球扩展出去的时候，对母亲故土的资源消耗稳步地向上攀升。

较轻的元素在其他星球上有无穷无尽的储量，然而一些至关重要的金属，如汞、铅、铀、钷、钍、钨则几乎完全开采不到。其中有许多元素是不存在替代物质的。尽管历经两个世纪的努力，用合成的方法来大规模生产它们依然不现实——而现代科技离开了它们又无法维持。

这是个不幸的处境，对于火星、金星和各大卫星上的一个个独立共和国来说，这个境地更是令人恼火——如今他们已经联合起来，成立了一个大联邦。眼下的形势，让大联邦不得不依赖地球，这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向太阳系的最前沿拓展。尽管他们也搜索过各个小行星和各行星的卫星，在世界形成之初留下的残余物中苦苦找寻，得到的却只有毫无价值的岩石和冰。他们不得不伸